

願
春
天
早
點
來

艾
青

詩
銘

願
春
天
早
點
來

艾
青

詩藝出版社

桂林太平路二〇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

詩
藝
社

定價國幣壹拾貳元

目次

高梁	一
老人	三
韓火	五
山城	七
沙	一〇
駱駝	一一
浮橋	一四
公路	二〇
冬日的林子	二九
荒涼	三〇
鞍鶴店	三一
賭博的人們	三五
兵車	三七
捉蛙者	四〇
街	四三
拾	四五

城市人	四八
廣場	五三
羣衆	五九
通緝令	六二
無題	六四
夜(一)	六五
夜(二)	六七
沒有彌撒	六九
黎明的通知	七三
給太陽	八〇
太陽的話	八四
願春天早點來	八六
播種者	八九
瑪麗珂夫斯基	九四
時候到了	九六
哀巴黎	九九
新的伊甸集	一一〇

高 梁

我還記得的：昨天

我又從那斜坡上走過——

我們的那些高粱已很高很高了，

而且每根的頂上都掛着果實——

豐滿的累累的果實啊，

在早晨陽光照着的曠野上，

在澄碧的天空的下面，

像無數少女的沉重而閃光的垂髮。

我還記得：露水伏在



那些綠葉上——透明而圓潤；

那些綠葉寬長而稀疏的，

牠們披在挺直的幹子上。

很細很細的澆水從岩石上流過，

岩石上的黑色的蘚苔都復活了！

我還記得的：我從那裏走過，

好像聽見高粱唱着快樂之歌——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六日夜。

老人

在長長的瓜棚的旁邊

伸引着一條長長的泥地

一個駝背的老人翻掘着泥土

想在那兒播散新的種子

他是這樣困苦地工作着

他的背彎得比他的頭還高了

他翻掘一陣又檢理一陣

把野草和石塊都擲棄在兩邊

他的衣服像黑泥一樣烏暗

他的皮膚像黃土一樣灰黃

陽光從高空照着他的臉

臉上是樹皮似的繁雜的縐紋

他舉着鋤用力地繼續着翻掘

汗已從他的前額流到他的頸邊

微風吹過時他輕輕地咳了幾聲

明朗的陽光映出他陰鬱的臉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七日。

篝火

黃昏降落到我們的曠野，

快樂的火焰就升起了！

牠在黝黑的樹林下面，

閃耀着眩目的紅光——

白色的烟像夜間的霧，

迷漫了山谷和樹林，

跟隨着秋天晚上的風

徐緩地流散到遠方——

在白燭的樹林裏，

在篝火的照耀裏，

映着幾個農夫和農婦

背負着收穫物晚歸的暗影。

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十日夜。

山城

無論那條街的盡頭

都看到一片山。

暗綠的山，灰青色的山，

環住這烏黑的，暗赭色的小城。

街道是石子鋪成的，

一頭牛踏着沉重的脚步

從街上走過。

街旁攤排着：葱，蒜，地瓜，

和雪白而肥胖的蘿蔔。

太陽也懶得爬山——

每天中午，牠才從

天頂上出現。

其他的時間，

從這裏過去的是：

雨，霧，和突如其來的狂風。

女人赤着腳緩慢地走過，

勞動的手像馬鈴薯一樣垂着；

老人從木製的盒子裏摸出烟草，

他們的手和臉像烟葉一樣發繃而焦褐。

木板房也被柴烟

燻成焦茶色了。晚上

一個人從小巷出來，
黑暗裏，松燭的火花
煇紅了他誠樸的臉。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二夜，湘南。

沙

太陽照着一片白沙

沙上印着我們的腳跡

我們走在江水的邊沿

江水在風裏激盪

我們叫着擺渡的過來

但呼聲被風飄走了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二日

駱駝

你來自塞外的生客啊——

披着無光茸亂的乾毛，

邁着這樣笨拙的腳步，

你的眼光充滿好奇；

而你流着唾沫的嘴，

又那麼冷嘲似的笑着——

你咬嚼着木頭與石塊，

又嗅着自己剛撒出的尿水，

你的身上發散着酸臭；

你舉起了笨重的長頸，

你的叫聲像梟鳥的夜笑。

你走在大街上，

緩慢地擺動着高大的身體，

那可笑的樣子啊，

活像剛放下鋤頭，

第一次跑進城裏的農夫。

而你的主人們：

藏着破爛的皮帽，

穿着不合身材的衣服，

臉上的條紋那麼寬闊，

表情也那麼奇異，

——那裏來的這些笨貨啊？

啊——

他們來自北國荒涼的原野，

他們跨過風與塵土統治之國，

他們在堅忍裏消磨年月，

他們從塞外帶來黃金與白銀，

又從南方運回了異國機械的產物；

而駱駝做了他們行商的船隻。

你城市的生客啊——

你太辛苦了，

坐心，在我們大街的人行道；

而我們將用帶子來拍去

你峯巒上的

從遙遠的沙漠帶來的塵土！

浮橋

一隻船並挨着一隻船

兩條粗粗的鐵鍊

連住了無數的船

船上舖上了一層木板

從江的這一邊

到江的那一邊

浮橋浮着，在鄉村和城市之間

城市

以木門打和鋼骨

建築成的連雲的堡壘

強烈地排列着

守衛着：貪慾，淫逸，荒唐

又以金色的夢

和燦光的幻想

吸引了萬人

向他呈獻了勞動的汗水

鄉村

站立在被風雨飄淋的原野上

那些頹廢的牆堵

像窮人們的破衣

襤褸得失去了溫暖

而那些屋簷

也被柴烟靈灼得

像窮人們的眼睛一樣
儲滿了陰鬱與困厄

浮橋

浮橋在奔流不息的江水上
從江的這一邊到江的那一邊
牠以兩條長長鐵鍊
連住的無數的船
繫住了財富與貧窮

農人們

在浮橋上走著
他們每天喘吁
挑了滿籬辛勞的收穫

等到黃昏回來時

只換得了幾包紙包的什物

——無言的失望與空虛啊

城市

在傲慢地喧嘩着——

他的那整屋簷

永遠歡笑地迎落陽光

他的那錯雜的金屬的枝桿

射着刺目的光也

他的浮聲與光彩

宣播着勝利與希望

而且他在繼續

使鄉村感到畏縮地

損展潛力量啊

鄉村

已像老人似的衰頹了

牠的外表灰白而無光

以冬季的田野

襯托了無比的荒涼

而牠的那些房屋

也像星星散在山坡下的

枯草叢叢的荒塚

向着穹披露着悲哀啊

一雙船並挨着一雙船

兩條粗粗的鐵鍊

連住了無數的船

船止鋪上了一層木板

從江的這一邊

到江的那一邊

浮橋浮搭在鄉村與城市之間

一九三九年冬。

公路

像那些阿美利加人

行走在從紐約到加里福尼亞的國道上

我行走在中國西鄙高原的

新闢的公路上

我從那隱蔽在羣山的夾谷裏的

一個卑微的小村莊裏出來

我從那陰暗的、迷濛着紫烟的小瓦屋裏出來

帶着農民的耿直與痛苦的激情

奔上山去——

願空氣與陽光

和展開在山下，猶如海洋一樣的曠野

拂去我的日常的煩瑣

和生活的苦惱

也驅無邊的明朗的天的幅員

以它的毫無阻礙的空闊

鬆繫我的長久被窒息的心啊——

綿長的公路

沿着山的形體

彎曲地，伏貼地向上伸引

人在山上慢慢地升高

慢慢地和下界遠離

行走在天氣的羶穢裏

似乎飄浮在半空

我們疲倦了

可以在一顆古樹的根上

坐下休息

聽山澗從巉岩間

奔騰而下

看鷹鷂與鷓鴣

呼叫着又飛翔着

在我們的身邊——

而背上負着煤袋的騾馬隊

由衣著襤褸的人們帶引着

由倦怠的嗚吶和無力的鞭打指揮着

凌亂地從這裏過去

又轉進了一個幽僻山夾裏去

我們可以隨着牠們的步伐

揣摩着在那山夾裏和衰敗的古廟相毗連

有着一排製造着簡陋的工業品的房屋

那些載重的卡車啊

帶着愉快的隆隆之聲而來

車上的貨物顛簸着

那些年輕的人們

朝向我這步行着

揚臂歡呼

在這樣的日子

即使他們的振奮

和我的振奮不是來自同一個理由

我的心也在不可抑制地激動

更有那些輕捷的汽車

揮着從金屬的反射

所投射出來的白光之翅

陶醉在疾行的速度裏

在山脈上

勇敢地飛馳

鼓舞了我的感情與想像

和它們比翼在空中

於是

我的靈魂得進了一次解放

我的肺腑呼吸着新鮮

我的眼瞳為遠景而擴大

我的腳因歡愉而踐行在世界上

用堅硬的手與沉重的鐵錘所勞瘁

又用燦烈的炸藥轟開了岩石

在萬丈高的巖壁的邊沿

以石塊與泥土與水門汀

和成百成萬的勞動者的汗

凝固成了萬里長的道路

上面是天窠

下面是一片令人看了要昏眩的藍色

下面是大江

不止地奔騰着江水

無數的烏暗的木船和破爛的布帆

幾乎是靜止地漂浮在水面上
從這岸看去

渺小得只成了一些灰黯的斑點
人行走在高山之上

遠隔了煩瑣與陰暗的住房
可憐的心，誠樸的心啊

終于從單純與廣闊
重新喚醒了

一個生命的崇高與驕傲——

即使我是這顆蟬

或是一隻石堅硬的翅膀的蚱蜢
在這樣的路上爬行或飛翔
也是最幸福的啊——

今天，我穿着草鞋

戴着麥稗編的涼帽

行走在新闢的公路上

我的心因為追蹤自由

而感到無限地愉悅啊

鋪呈在我的前面的道路

是多麼寬闊！多麼平坦！

多麼沒有懸絆地自如地

向遠方伸展——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

它向天的邊際蜿蜒地遠去

那末豪壯地絡住了地面

當我在這裏向四週凝望

河流之山丘道路必符合

和隨岸鄰於奇美處的叢林的樹林

無比則靜地浮現着天網裏

章使戰打此明點地感到

我是站在地球的巔頂

一九四〇年秋

冬日的林子

我歡喜走過冬日的林子——

沒有陽光的冬日的林子

乾燥的風吹着的冬日的林子

天像要下雪的冬日的林子

沒有色澤的冬日是可愛的

沒有鳥的咕噪的冬日是可愛的

冬日的林子裏一個人走着是幸福的

我將如獵者般輕悄悄地走過

而我決不想獵獲什麼——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

荒涼

那邊的山上沒有樹

那邊的地上沒有草

那邊的河裏沒有水

那邊的人沒有眼淚

一九四〇年八月廿九日。

鞍轡店

鞍轡店開在橋邊

出售人類的聰明

「老板

我要一條鞭子」

「你自個兒做

這是打驢子的

還是打馬的」

那鞭子短，皮條長的

是打路蹄的……」

衆多的樣式呀

衆多的花彩呀

——這繩子都這樣美呀

「那邊是轡頭，鞞，

那是嚼子——用來鉗住馬的牙齒

那是馬蹄鐵——保護馬蹄走遠路——」

還有韁繩

麻做的韁繩

棧做的韁繩

染色的韁繩

「那是鐵鏈——用來跨上馬背」

那是銅鈴——給走沙漠的駱駝

那是鹽包——給沉重的驢子，可憐的驢子」

還有馬鞍

牛皮的馬鞍

紅漆的馬鞍

鑲了白銅的馬鞍

「這是染色的流蘇

還是馬尾鬃做的帶子

還是羴牛毛做的紅繩

和這鑲花的馬鞍

——這一切

可以使畜生顯得可愛——

繁多的樣式啊

繁多的花彩啊

——沒有什麼不美觀

這一切都比魔術更虛偽

比宗教更狡猾

比殺戮更殘忍

比法律更大胆呀

鞍轡店開在街邊

出售人類的眼淚

賭博的人們

在那些陰暗的城牆腳邊
在那些烏黑的居房的角上
無數賭博的人們聚在一團
緊張地注視着勝負的決定

弄璋弄璋，撒滿兩區紅顏
搖盪着身體，攢動着雙顫
勝利的呼喊，失望的咒罵
伴隨着每一下銅錢落地的聲音

那些女人抱了孩子站在旁邊

遊亂着頭髮瞪着眼看着下面
孩子已饑了哭泣着又掙扎着
但她却入迷于他丈夫的輪輿

蹲下又站起，站起又蹲下

又拍着大腿驚喜地大叫一聲

汲紅潛險張開着嘴緊張着

想出貧窮的命題一下轉換過來

糖的又虧了，麻的又輸了

不變的是污穢，破爛和愚蠢

副賞昏帶着失望散開

一個個回到烏黑的居房

列車以銀的蟲響到來——

烏黑的車頭上冒着白烟，

鐵皮車一節又接連着一節。

每節上露出一些戴灰帽子的臉；

那些棕色的馬像女人一樣甯靜，

牠們的毛失去了光澤，

從車皮被彈片所洞穿了的窟窿

可以看見牠們下垂的鬃毛

和一條條突起的肋骨；

一個士兵在牠們旁邊抽着香烟，

眼睛看着那邊的土坡和幾間茅房，

他的手爲了夾住香烟……

把五個手指都雅拙地握得發青。

香烟的白紙使得他的臉色更加灰暗；

那邊舉起了一束稻草，鳥餓了；

開單的鐵環沒有響；那年老的士兵

從破了的襯服的胸前的口袋裏

挖出了一張五分的紙票買了兩個燒餅，

他寂寞地吐着着，閉眼。

沒有離開那小販籃子裏的雞蛋；

那些褲襠都醜陋得看不清名字了；

那些灰的帽子遮着的土黃的臉頰上

都有一片一樣濃的陰影；

天上沒有太陽，灰得沒有什麼地方

露出了破綻，

在烏黑中車箱的長列上固

望得見一條橫向無限去的

起伏不平的車面到處可見看見的山崗，

一片美麗而未整鑿殆的

鞋着土紅，土黃，焦茶以及曙暮的山貌。

車停着，馬還在喘吁着，

人在車旁徐緩地行走着，

直到車放氣的時候

那些馬才突然聳了一次耳朵，

此地充滿了聲響，

却又好像顯得可怕的寂靜，

四週依然是一片枯草——

縱使春天已來到了世界。

捉蛙者

在如此暗黑的夜

掃晃了這麼多的火

隨處近處，數不清的

使得整個的田野都閃閃着光輝

那些捉蛙的人們，赤着腳

沿著那些水田的邊沿

成羣的以火光引誘着

那些叫着又撲躍過來的生物

已經是春天了

夜也不再寒冷了

雖然天上看不見星月

但這樣的夜是美的

那些火光晃動着

移到這邊又移到那邊

那些大人手裏拿了一根鐵鉤

那些小孩背上背了一隻竹篩

整個的田野是在鼓噪裏

捉蛙的人們興奮着忙亂着

他們在火光下鑽上了青蛙

一隻隻地放進了孩子們的竹篩裏

做在學行什麼機會

提鞋者在殺害善良的生物

或不安地晃動着

莊嚴而又恐怖

街

街原來也是路——

原來也是荒僻的

而且也是伸長在原野上的
甚至也是傾斜在山坡上的

但城市擴大落

無厭止地擴大着

把路三條又一條地佔據了

用毗連的住房來佔據

用商店來佔據

用電桿和電線來佔據

用衆多的市民的腳步

和無止息的喧聲來佔據

用衆多的疾馳的車輪

和牠們的輾轉不息的輪子來佔據

用速度 用緊張 用寬闊

用電光與煤氣的照射

和突如其來的恐怖來佔據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抬

請你們讓開

請你們走在人行道上

讓我們把他們抬起來

請你們不要擁擠

請你們站在街旁

讓我們把他們抬起來

請你們不要叫嚷

請你們用靜默表示悲哀

讓我們抬起他們來

這是一個婦人

她的胸蓋已被彈片打開

讓她閉着眼睛好好地睡

願她過一陣能慢慢地醒來

讓我們拾起她送回她的家

讓她的家屬用哭泣與仇恨安排

這是一個服務隊的隊員

灰色的制服上還掛得有他的臂章

你們認識他麼——他的臉已蒙上了土灰

無情的彈片打斷了他勤勞的臂

請你們讓開，請向他表示悲哀

他已爲了減少你們的犧牲而被殘害

請你們不要擠，這裏還有更多的

他們都是傷兵住在傷兵醫院裏

他們在前方受了傷躺在床上

等着傷好了再上戰場

現在無恥的敵人已把醫院炸倒

現在他們已受到了更大的創傷

請大家讓開

讓我們抬起他們來

請大家站在旁邊

讓我們抬着昇床的走來

請大家記住

這些都是血債——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重慶。

城市人

人創造了城市

城市又創造了城市人

我認得你們啊

浮誇的，狡謊的

刁惡的，勢利的

生活在欺詐與陰謀裏的

你們手插在褲袋裏

嘴角啣着一段紙烟

帽子歪帶着

走在行人道上

以伺候的眼睛

等待着攫取什麼

我認得你們啊

豪奢的，矜持的

自滿的，唯利是圖的

生活在無髮足與貪婪裏的

你們像玩具似地笑着

又像木偶似地動作着

喘吁在脂肪裏

用向前顛突的肚子

對世界表示着驕傲

我認得你們啊

荒唐的

險惡的

不可猜測的

生活在投機與冒險裏的

一種爲可怕的計謀而沉思着

整日躊躇着像

一隻向下界尋覓犧牲的蒼鷹

隨時都在準備着張開指爪的

我認得你們啊

淫蕩的，妖冶的

賣弄風情的潑辣的

生活在肉慾與放縱裏的

以躍眼的綢緞

塞住了棉軟的身體

情慾的眼向陌生者閃光

你們在愛情的哄騙裏娛樂自己

又在金錢的嘲弄裏給人娛樂

你們的生命是賭博

你們的肉體

是一架發揮本能的機器

你們靈魂比紙錢還要廉價啊

你們敏捷

你們機巧

你們警惕

你們虛偽

誠然你們能制勝一切

却只爲了可憐的自私啊

人創造了城市

城市又創造城市人

廣 場

堆疊的房屋

緊緊地連着堆疊的房屋；

成林的電桿和成束的電綫，

和流動在牠們之間的

都市的迷霧，

和馬路！

寬闊而整齊的向高坡伸引上去的馬路，

這一切，都合適地環住了

這都市中心的廣場，

而且自然地做了牠的

豐富而美麗的裝飾了。

廣場是巨大的——

他好像僅只屬於天的幅員：

而比起那柔軟的綢質的天，

我寧願歡喜

這堅硬而粗糙的

礦質的廣場。

廣場是無比的生動的——

當沉重如岩石的夏夜

還壓着我們的胸膈的時候，

什麼英勇的吹號者

由於一天最初的靈感的召喚，

已用他的不止的號角的聲音

搖動着這些堆疊着又毗連着的房屋，

和這些房屋裏的床上，

和無數懸棧於睡夢的人們了，

而當早晨的第一縷光

剛從無數房屋與電桿的空隙間

透露出來，

那些穿着污穢的軍服的士兵

帶着一些簡單而又響亮的喊叫聲，

一小隊，一小隊，

在廣場上舉着操演——

人們都起來了：

緩慢地行走的，

急速地奔跑的，

老者扶着孫兒的背，

小孩牽着母親的手，

從廣場那邊的馬路經過——

他們和她們都一樣，

用剛甦醒的心，

和剛睜開的眼睛，

感受着這慈惠的早晨——

那邊是什麼呀——

以一致而沉洪的聲音

三四十個工人呼喊着，

他們徐緩地移動着

一個龐大的烏黑的

像火車頭一樣的鋼鐵的什物，

他們每個都赤着上身，

以紫色的胸臆，

和閃光的汗，

迎接金黃的太陽；

太陽！

——宇宙的鍍金工，

每天，他在我們的馬路上，房屋上。

煊染了輝煌的金色；

又以燦然的光，

鑲嵌在我們的玻璃窗上。

而那一排一排的士兵啊，

就浸沐在陽光裏，

嘹亮地叫喊着又應合着，

進行着一些簡單而又整齊的動作——

廣場是富有生命的，
牠常像海洋一樣，
爲每個白日而興波；
牠以向牠擠緊而來的
和由牠那裏分散出去的人羣，
和轉運着輪子的車輛，
和網織着的繁密的電綫，
散發着永遠不能中止的力量；
又用電氣與煤氣
與人羣的呼吸與血液，
與融融的火，生之不滅的火，
牠激動着，興奮着，呼叫着，
在這大都市的中心。

羣衆

電波在電綫上鳴響，在靜空中鳴響

像用兩手按住十個二十個鋼琴的音鍵

我的心裏也常有使我自己震耳欲聾的聲音

一直從裏面衝出，鳴響在空中

一滴水常使我用驚嘆的眼凝視半天

我的前面突然會湧現浩淼的大江

只要我的嘴一張開我就喘急

好像萬人的呼吸都從這小孔出來

當我用手按着自己跳動的脈膊

我的心就被洶湧的血潮所沖漫

他們的痛苦與欲求和我如此糾纏不清——

他們的血什麼時候流進了我的血管？

那邊是什麼——那末多，那末多——

無數的腳，無數的手，無數擠動的頭顱——

在窗口，在街上，在碼頭上，在車站——

他們在做什麼？想什麼？願望着什麼？——

這是可怕的奇蹟：當我此刻想起了

我已不復是自己，而是一個數字——

這數字慢慢地蛻變着，龐大着

——直到使我愕然而慄慄

我靜着時我的心被無數的腳踏過

我走動時我的心像一個開闢的十字街口

我坐在這裏，街上是無數的人羣

突然我看見自己像塵埃一樣滾在他們裏面

通緝令

——街頭詩試作

把汪精衛和他的黨徒拖來——

要他們跪在中國人民的面前。

審問他們——

中國人民有什麼對他們不起？

審問他們——

爲什麼他們要出賣我們？

審問他們——

從什麼時候起他們已把良心交給敵人？

審問他們——

究竟爲什麼他們會變得這樣無恥，借刀殺人？

把汪精衛和他的黨徒拖來——

每個中國人民都可以向他們的臉吐上口唾；

把汪精衛和他的黨徒拖來——

原他們交還我們從我們刮去的全部財產。

把汪精衛和他的黨徒拖來——

用子彈瞄準他的腦壳——斷絕他們的卑劣思想；

把汪精衛和他的黨徒拖來——

向他們身上集中射擊，

以洩全中國人民的仇恨！

寫於偽政府成立後一週。

無題

有時我也挑燈獨立

愛和夜守住沉默

聽風聲狂鳴于屋外

憧憬一些遠行人

一九四〇年二月

夜(一)

夜又透明了。

當我起來站立在窗口，

我好像飄浮在

廣闊而靜寂的海上呵。

無數的山，無數的鬱林，

還有無數長滿禾穀的田畝。

這一切都在月光裏顯現着——

無論什麼時候牠們都那麼美麗。

我知道的，牠們也有痛苦呵。

「負重的動物」就生息在他們裏面——
他們匍匐着，喘息着，嗅着氣，
兩眼凝視着潮濕的地面；

此刻他們都該平穩了，
有如醉漢倒在污穢的床上：
他們在白天淌盡了烏黑的汗，
換取了這夜間深沉的睡眠。

而且月亮也不是爲他們而亮的；
星星每夜從他們的屋頂走過，
悲哀地滾着他們身體困倦的軀軀，
和由於疲勞的濕潤的鼾聲——

夜(二)

爲什麼不要喝酒呢？

爲什麼又與它來牽纏你的心和腸呢？

一夜都飄轉在不愉快的夢里，

醒來時，看滿窗的月色——

當月亮在陰雲裏隱沒的時候，

狗叫得多可憐啊，

寂寞地，荒涼地，

——難道又有人

迷失在這可怕的山地裏麼？

還是什麼強盜！

隱伏在夾谷裏
或是從那邊的岩石上滾過？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三夜四川

沒有彌撒

「我是最後的田園詩人」嗎？

不！

讓那個可憐的耶勒善的農民，

跟了他的彌撒

到赤楊樹的下面去吧！

不需要什麼祈禱，

疲野是和我一樣的無神論者

（就是災難到來時也決不向誰像哭泣的）

等你們都死光了

他仍舊悲哀而曠達地躺在這裏。

把愚靈與頑強

像馬鈴薯一樣剝到泥土裏去吧！

也不要像一隻野狗似的

在荒墓間翻動，

爲死人而哀傷——

我們的新月

依然會扣開我們的窗門。

北方的大熊星

也依然會在早晨向我們請安；

毗連的池沼

豈不是和往昔一樣茂盛麼？

而在灌木林裏

鳥兒依然在歡呼着太陽——

太陽！沒有比他更爽朗的：

他每天伸出轉動機輪的臂向我招手！

又以光焰的吻

給我說着

Materialism dialektic 的真理。

讓頑固的葉瑟爾

看着那「鐵的生客」而竄竄吧；

我們要策着世紀的駿馬

在這曠野上馳騁！

而且，新的詩人

將從這裏經過

他們將在列車窗口吟誦詩篇；

他們也將感興於幾何學

——你看

那一片雲的邊緣

不似米突尺所畫的一樣平直嗎？

沒有彌撒。

一九四〇年四月四日，湘南。

黎明的通知

爲了我的祈願

詩人啊，你起來吧

而且請你告訴他們

說他們所等待的已經要來

說我已踏着露水而來

已借着最後一顆星的照引而來

我從東方來

從洶湧着澎湃的海上來

我將帶光明給世界
又將帶溫暖給人類

借你正直入的嘴
請帶去我的消息

通知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類
和遠方的沉浸在苦難裏的城市和村莊

請他們來歡迎我——

白日的先驅，光明的使者

打開所有的窗子來歡迎

打開所有的門來歡迎

請賜顧汽笛來歡迎

請吹起號角來歡迎

請滑過去來打開街門

滑駛巡車來駛去垃圾

緩勞動者以寬闊的步伐走在街上

讓車輛以輕快的行列從廣闊的街道

請村莊也從潮濕的霧裏醒來

爲了歡迎我打開他們的錢包

請村婦打開她們的雞埕
請農夫從畜欄牽出耕牛

借你的熱情的嘴通知他們

從我從山的那邊來，從森林的那邊來

請他們打掃乾淨那些塵埃
和那些永遠污穢的天井

請打開那糊有花紙的窗子
請打開那貼着寮聯的門

請母醒殷勤的女人
和那打着鼾聲的男子

請年輕的情人也起來
和那些貪睡的少女

請叫醒困倦的母親
和她身邊的嬰孩

請叫醒每個人

連那些病者與產婦

連那些衰老的人們
呻吟在床上的人們

連那些因正義而戰爭的負傷者

和那些因家鄉淪亡而流離的難民

請叫隨一切的不幸者

我會一份給他們以慰安

請叫隨一切愛生活的人

工人，技師以及黨宗

請歌唱者唱着歌來歡迎

用草與露水所滲合的聲音

請舞蹈者跳着舞來歡迎

披上她們白紗的晨衣

請叫那些健康而美麗的醒來

說我馬上要來扣打他們的竈門

請你忠實於時間的詩人

帶給人類以慰安的消息

請他們準備歡迎，請所有的人準備歡迎

當雄雞最後一次鳴叫的時候我就到來

請他們用虔誠的眼睛環視天邊

我將給所有期待我的以最慈惠的光輝

趁這夜已快完了，請告訴他們

趁他們所等待的就要來了

給太陽

早晨，我從睡眠中醒來，

——看見你的光輝就高興；

——雖然昨夜我還是困倦。

而且被無數的惡夢糾纏。

你新鮮，溫柔，明潔的光輝，

照在我永未打開的窗上；

把窗紙敷上淺黃如花粉的顏色，

嵌在淺藍而整齊的格影裏。

我心裏充滿感激，從床上起來，

打開已關了一個冬季的窗門，
讓你把金絲織的明麗的合巾，
鋪展在我臨窗的桌子上。

於是，我驚喜看見你；

這樣的真實，不容許懷疑，

你站立在對面的山嶺，

而且笑得那麼明朗——

我用力睜開眼睛看你，

渴望能捕捉你的形象——

多麼強烈！多麼恍惚！多麼莊嚴！

你的光芒刺痛我的瞳孔。

太陽剝，你這不朽的哲人，
你把快樂帶給人間，
即使最不幸的看見你，
也在心裏感受你的安慰。

你是時間的鍛冶工，
美好的生活的鍍金匠；
你把日子鑄成無數金輪，
飛旋在古老的荒原上——

假如沒有你，太陽：
一切生命將匍匐在陰暗裏，
即使有翅膀，也只能像蝙蝠，
在永恆的黑夜裏飛翔。

我愛你，
人們愛他們的母親。

你用光熱哺育我的觀念和思想——

使我熱情地生活，爲理想而痛苦，

直到我的生命被死亡帶走。

經歷了寂寞漫長的冬季，

今天，我想到山嶺上去，

解散我的衣服，赤裸着，

在你的光輝裏沐浴我的靈魂——

太陽的話

打開你們的窗子吧

打開你們的板門吧

讓我進去，讓我進去

進到你們的小屋裏

我帶着金黃的花束

我帶着林間的香氣

我帶着亮光和溫暖

我帶着滿身的露水

快起來，快起來

快從枕頭裏抬起頭來，
睜開你的被睫毛蓋着的眼
讓你的眼看見我的到來

讓你們的心像小小的木友房
打開牠們的關閉了很久的窗子
讓我把花束，把香氣，把亮光，
溫暖和露水撒滿你們心的空間。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

願春天早點來

我走出用紙糊滿窗格的房子

站在陰暗的屋簷下

看着田野

黃色的路

從門前經過

一直伸到天邊

畏縮這嚴寒

對於遠方的旅行

我躊躇了

而且

池沼依然瀾結清冰層

山上依然閃着靄雪的白光

而且

天依然是低沉

——明天恐怕還要下雪呢

於是，從我的心頭

感到了

使我瑟縮的涼意

爲了我的顫慄

我希望

春天

能早點來

等路旁吐出一點綠葉時

我將穿上芒鞋

去尋覓溫暖

一九四〇年元月三十日

播種者

——爲魯迅先生逝世四週年紀念而作。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舊約，「詩篇」

在貧瘠的土地上，

在荒漠的原野裏，

曾經以辛勤的臂和溫熱的汗

滋殖而又灌溉，

把種子夾着希望播散的

你——無比劬勞的園丁

遠逝我們而長臥于泥土下

已經歷了四個秋天了。

幾十年如一日，

你以一個農民的殘廢

凌襲這片土地，

頑強的手也會劈裂過

萬年的岩石和千年的羅剎，

又以凝聚着血滴的手指

帶着悲哀的顫慄，

扶過你親手所培植的

被暴風雨的打擊所摧折的

稚嫩的新苗；

縱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

那比慈母的心更溫暖的，

是你的爲天斬了的花朵而紅潤了眼眶的淚水

堅信黑色的泥土必能耕耘，

堅信凡能生根的必會成長，

你沒有那一天

不以堅定的腳疾走在大地上，

你沒有那一天

不以有力的手

向廣闊的田野揮舞——

（在你，工作的本身

就是最高的愉悅）

你永遠耕耘，永遠播種，

——縱然你知道：

收穫的不是你自己。

如今，

在你的腳跡所踏過的

廣漠的土地上，

經歷了數度的風霜雨雪，

你手栽的花木

已繁茂得翠綠成蔭了；

而這爲你所深愛的土地，

也以對於你耕耘的感激

滋長出遍野鮮美的綠苗，

而那無數的歌唱着的白鳥，

跳躍在爲露水所潤濕

爲陽光所照耀的枝枒間，

牠們一面在以不能言說的哀痛

悼惜你播種者的長逝？

一面却以流溢着歡快的歌聲

預祝着即將來臨的

果實豐盈的

收穫的季節——

一九四〇年十月。

瑪也珂夫斯基

瑪也珂夫斯基

永遠是

不可比擬的

新人類的代言者，

站立在

智慧的高峯

向全世界

播送

革命的語言，

鋼鐵的語言；

不滅的

輝煌的詩章，

帶來了

世紀的懸音；

永遠是

不可比擬的

瑪也珂夫斯基：

想像——

新鮮如雲霞，

旋律——

吹颺如旋風，

音節——

響亮如雷霆，

思想——

寬闊如海洋。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湖南。

時候到了

——給日本的兄弟們

我們的日子，

永遠在慘愁裏度過；

我們的生命，

永遠受着困苦的折磨；

飢餓，寒冷，

永遠盤踞着我們的家；

在我們這些家里，

連太陽都是勢利的——

牠們不敢窺探一次，

我們這陰暗的屋子。

我們無止息的勞動，

爲的是什麼呢？

我們每天被疲倦壓倒，

爲的是什麼呢？

我們每天嘆息在絕望里，

爲的是什麼呢？

我們每天都相對流淚，

爲的是什麼呢？

整個日本，

是一個廣大的監獄，

整個日本，

是一個廣大的屠場；

日本人民，

是貧窮與勞苦的伴侶；

日本人民，

是荒淫與貪婪的犧牲品……

是時候了——

我們已被迫到

死亡與恐怖的邊界了，

起來，全日本的人民，

向侵華戰爭的主使者撲擊！

反對出征，怠工，叛亂啊！

處死法西斯的強盜們！

把國家的命運，

奪回給日本人民！

哀巴黎

柏林十四日下午六時海通社急電：據官方
公告：「德國軍今晨已正式開入巴黎」。

紅白藍的三色旗

卸下來：

代替牠而飄揚於

塞納河畔

魏果德廣場上的

是綴着黑色卐字的血色的旗。

於是塞納河的水

將無日夜地鳴咽着，

後流體

一個城市的淪亡的眼淚——

於是莊嚴的大廈傾倒——

隨着傾倒的

是刻有「自由，平等，博愛」的

寬的大門額——

於是 Rastoon (註1)

與 Invades (註2) 的門前

將舉行

比第一次執行官更隆重的凱旋式，

在那長長的肅穆的行列之間

走過了一個

比拿破崙更冒險的人物。

盧梭，照爾泰，丹頓的銅像，
將被無情的鐵鎚擊落；

在他們的位置上，

將站立起

希脫拉，戈貝爾，戈林的
兩手插着腰身的姿態。

人類的歷史，

將加上一頁

充滿詭譎與幽默的記載；

而在那歷史的背面，

暗暗地流着

純潔與嚴肅的眼淚——

法蘭西

這被讚頌民主的詩人（註三）

讚頌爲「世界上最美麗的名字」

於今，日爾曼人的手

要求塗改，並且

將代之以含糊的齒音：

德意志。

我昔日也會徘徊過的街道上

不再看見

尋覓歡樂的美利堅人；

慣於把謊話和接吻混合在一起的貴婦人，

帶走了化裝跳舞的綢製的假面

和黑絲的網形的手套，
將通跡於北非洲剛果河畔。

平坦而寬闊的

香樹莉樹（註四）

你瑪格利特（註五）

會駕着馬車散步的道上，

正馳過

標繪着出字的鎧甲坦克

和呼嘯着「希脫拉萬歲」的

輕騎兵隊——

國社黨的黨員來了！

他們長統靴上的馬刺

從街頭響過軋耳的聲音，

他們闖進了已關閉了一個禮拜的咖啡店，

喝叱着那顫抖着的老婦

給他們以足夠的混合酒——

文化與藝術的都市呵，

今天挺進隊的隊員

要來扣開你博物院的門，

他們的刺刀戳穿了

德拉克羅亞與大衛德（註六）的畫幅

又把昂格蘭（註七）的「土耳其浴室」

灌回到總司令部去；

在所有的圖書館與美術館里

將散佈着「我的奮鬥」

與「巴黎進軍團」

巴黎，你懦庸的統治者

已放棄了——

達拉第，與雷露說：

「苟被迫自歐陸撤退

則當遷往北非；

一旦必要時

擬遷往美洲之屬地」。(註八)

——他們依然

沉醉在統治者的夢想里。

而你們——

善良與正直的

法蘭西的人民呵，

終於流徙了——

「扶老攜幼之難民

猶如一顆偉大之長蛇

蜿蜒不絕——」（註九）

而我所哀傷的

也就是你們呵！

不！

法蘭西的人民是勇敢的。

普魯士軍隊進入巴黎

也不只這一次。

每次擊退侵略者的

是法蘭西的人民自己，

法蘭西的光榮的歷史

是牠的勇敢的人民的血寫成的。

我們依然信任時間——

牠將會給愛自由，愛民主的

法蘭西人民以勝利。

當此刻，

我沉溺在對巴黎的回想時，

我的耳際還在鳴響着

「馬賽曲」和「國際歌」的聲音——

我的眼前還映現着

從列甯廳出來的

勞動者的壯大的行列——

我相信：當達拉第，雷諾，

和所有的法蘭西的統治者

携帶了國家的財富

以及美女與香水，

從波爾多逃往北非洲或美洲時，

法蘭西人民將更堅強起來；

他們將在街頭

重新佈置起障礙物。

爲了抵抗侵略的敵人，

爲了建立新的秩序，

在巴黎

將有第二公社的誕生！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重慶。

註一：Vauban 爲巴黎之偉大紀念物。原爲宗教神舍祭殿，革命後

改爲元老院，內有兩里左拉等之遺骸及許多含有歷史與宗教性

之名畫。拿破侖像即在元老院之左側。

註二：Invalides 爲巴黎之偉大紀念物，國葬院，拿破崙之遺骸即存
放該處。

註三：奧利堅詩人暨特曼，生於 Weft Hill (一八一九—一八九
二)，「學業集」作者。

註四：Champs-Élysées 巴黎中心最寬闊雅靜之街道。公園踏在與果
得廣場與凱旋門之間。

註五：卽茶花女。

註六：Delacroix 法國十九世紀大畫家，生於聖 莫里斯，爲以色彩
歌頌革命的巨匠，所畫「但丁的船」爲近代美術史劃分了一個
時期（一七九九—一八六三）David 生於巴黎（一七四八—
一八二五）爲波拿巴特皇朝畫家，擬作「拿破崙之加冕式」
極偉大壯麗。

註七：Ingres 法國大畫家，生於蒙多那（一七八〇—一八六七）

註八：引自雷諾致羅斯福書。

註九：引自路透社十四日倫敦電。

新的伊甸集

——耶和華上帝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

耕種他所自出之土，於是把他趕出去了！——

——創世紀。

一 新的伊甸

「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用自己的堅固的意志之犁。

在神與惡魔的始視之下，

十年，廿年，勞動在黑土上開花。

遍地是金果與自由的笑！

「生命的樹」不在天上，

牠已繁茂在人所自出之土；

爲了把守手創的伊甸，

人的始祖已知道在四周安設火劍——

不久，神與惡魔將被妬忌之火燒死，

普天下將充溢伊甸之歌。

二 人造雨

無數的雨噴射在黑色的水管上——

像無數的蒲公英開在暗綠的田地上——

把神像搗毀吧，扔在地上蹂躪！

不要再讓他用空虛的諾言來欺騙我們；

我們不再向他屈膝，

也不再向他訴說災難。

我們已由自己的智慧，
為我們的田地製造雨滴——

無數的雨噴射在黑色的水管上，
像無數的蒲公英開在暗綠的田地上。

三 圓碟聲

牛被解放了。

土地不再聽到

牲畜的呻吟

和鞭打與叱罵的聲音；

土地聽到的

是鐵製的圓碟聲的

輕捷而又齊勻，勤奮而又歡快，

像秋夜裏的瓜地裏的紡織娘一樣的歌聲——

圓碟犁滾轉在土地上，

泥土在牠的後面翻起黑色的浪——

四 烏茲別克的葡萄園

烏茲別克葡萄園，

園中垂果如星星；

有女採摘笑盈唇——

初陽吻額露溼襟——

五 豐收

在遼闊的農場上，

閃耀着穿白襯衫的農婦們，
她們用擁抱情人的臂膊，
擁抱着一大捆一大捆的麥禾，
麥穗的手指撫弄她們的臉。
在青色的天空下，
她們從感激的微笑裏，
露出了白如珠粒的牙齒。

六 採棉女

——題烏茲別克的斯達哈諾夫運動者——
把花袱包懸結在頸上
裝滿了的棉花像皂泡一樣溢出——
在耳邊掙上一朵白絮，
心裏的笑溢到嘴邊——

也像棉花般的明朗而柔軟……

七 療養院

像白色的航輪，

浮在青色的黑海上。

白色的契留斯金，

浮在鬱綠的山邊。

他們不僅驅趕了貧窮，

而且也戰勝了疾病；

他們已獲得了智慧，

幸福把握在他們手裏。

青色的海水，

躺在契留斯金的下面；

金色的太陽，

照在麥留斯金的上面。

八 新的經典

用虔誠的手翻開牠，

用虔誠的眼睜着着牠，

用虔誠的嘴低誦牠，

用虔誠的心感激牠——

那幾個猶太的農民，

默默地在閱讀着什麼呢？

他們閱讀的不是什麼「聖書」，

他們閱讀的是「土地永有法令」。

九 杜塔拉

老年的農夫坐在人叢裏，

撥動手指演奏他的「杜塔拉」，

他的眼睛在回憶裏凝神，

他的手指因往日而顫動，

他想起被凌侮的那些歲月，

他的弦音在緩慢裏流出了淒切，

把飢餓的痛苦與死亡的哀傷都抒出了，

又在沉洪的低音裏裏蘊蓄着憤恨——

一個黃昏彈盡了一生的苦難，

最後才把弦音一轉彈出他的暮年：

夢的幸福與可感激的解放終於來臨，

每個日子播送出勞動勝利的歌聲，

於是，急速的鼓音飛濺着歡快，

最後又用莊嚴的調子歌頌三個名字——

那名字是萬人的喜悅，是青清正義，

那名字是照耀着光明，象徵着永不悔的精神，

那名字是新的權力，必勝的旗幟，自由的呼聲。

（以上各詩，均係在參觀了「蘇聯農業展覽會照片展覽

會」後所作。）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初・重慶。

2.
44216 (C)
31
00

(11)